歷代名人小簡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評註 諸子菁華錄 合購全部三元

我國古書經史而外以子籍最爲廣博古今各家學術悉萃其中但以卷帙浩繁文字奧衍學者每有望洋之嘆本館特聘江陰張之純先生編輯是書依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雜家兵家之次序共選十八種就原書擇尤採錄詳悉評註并細加圈點學者得此可以參考可以自修誠文學家之寶筏也茲將分册價目列下

晏子春秋 一角半　荀子 二角
賈子新書 二角半　春秋繁露 一角半
揚子法言 一角　老子 一角
文子 一角半　莊子二册 三角
列子 一角半　鶡冠子 一角半
管子二册 四角　商君書 一角半
韓非子 一角半　墨子 一角半
尸子 一角半　呂氏春秋二册 三角
淮南子 三角　孫子 一角半

元又(173)

己酉年正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八版

（歷代名人小簡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閩侯吳曾祺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逢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香港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稟部註册 五月十四日領到著字第一百八十六號執照

歷代名人小簡卷下

宋

林希謝人求哀辭書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葬。爲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足以辱命。

陳師道與秦少游書

師道字無已。性清介。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欲一見之。屬少游致意。答書拒之。及惇爲相。卒不往也。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

商務印書館印行

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葉清臣與友人書

清臣啟近遣一幹隨府伉持書幷錄覽二書同詣鈐下計已呈露數日前追胥自彼還辱手教歲不我與忽焉隆夏言念出處光景載環夷險均之政如宿昔天休蹈道深篤報上忠純樂職裕人無有內外顧爲簡書所縛不得車騎相過此可恨耳生拙守退伏闔族尸餐閑齋晝眠後池晚飲惟性所適頗無羈牽長社櫟之扶疏同海鷗之放逸故人不爲念也清臣頓首

韓琦與友人書

記係歐陽永叔作此當是與歐陽書也

琦再拜啟信宿不奉儀色共惟興寢百順琦前者輒以畫錦堂記輕易上干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爲示雄辭濬發譬夫江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之徒聳駭奪魄烏能測其淺深哉惟褒假太過非愚不

肖之所勝遂傳之世大恐爲公文之玷此又捧讀慙懼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謹奉手敬敍謝不宣琦再拜啟

豐稷上張虞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尤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爲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民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爲屬吏今既遇嗣皇下閔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歐陽脩與晏元獻公書

某啟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鎭之餘日有林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新以進士及第爲榮陽主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歐陽脩與晏相公書

晏相公名殊。慶歷中。由同平章事降工部尚書、知潁州。時歐公方爲河北都轉運使、故書中有接壤相交語、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而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每膺圖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歐陽脩與程文簡公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暮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

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歐陽脩與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修敢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棍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以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歐陽脩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眞也傳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有所失無所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歐陽脩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啟蒙問及邱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辨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詞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歐陽脩與蔡端明書

蔡公名襄字君謨爲端明殿學士

脩啟修以衰病餘生蒙上恩寬假哀其懇至俾遂歸老自杜門里巷與世日疎惟竊自念幸得早從當世賢者遊其於欽嚮德義未始少忘於心耳近張寺丞自洛來出所惠書其爲感慰何可勝言因得仰嗣起居喜承宴處優閑履況清福春候暄和更冀爲時愛重以

副揩紳所以有望者非獨田畝垂盡之人區區也不宣修再拜

歐陽脩與元珍學士書

脩啟氣候不常承動履清安尋簡誨存問感愧脩拙疾如故然請外非爲疾亦與諸公求罷而從容於進退者異也諒非遂請不能已然亦必易遂也承見諭敢及之修頓首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脩頓首再拜啟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干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鎭方面懾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蠲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啟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啟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某頓首啟近因州吏詣府請絹曾拜狀急足至時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

豈勝慰忭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爲愧爾。瞻望旌棨。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某再拜。敢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於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慶歷中。魏公嘗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後歐公由滁徙揚。故其語如此。

某頓首。敢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卽日春暄。不審尊侯動止何似。某昨以目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鎭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某敢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謁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炤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脩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某頓首啟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稷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饑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惟爲國自重謹奉啟咨候不宣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蔣之奇爲御史上章劾公帷薄不脩神宗鑒其誣立黜之奇公亦力求退遂出知青州

某啟不侍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於左右忽辱惠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比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歐陽脩與富文忠公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邪

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強讀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執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兪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饑渴故不能不忉忉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歐陽脩與王文公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卽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歐陽脩與吳正獻公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懋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爲情緒蕭索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尚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暑爲時自重人還草率爲謝不宣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歐陽脩與吳正肅公

某啓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卽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爲恨東土雨雪不愆年豐俗阜爲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日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歐陽脩與吳正肅公

某啟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潁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蟹鮮鰣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爲善人良士所賴惟爲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

歐陽脩與馮章靖公

歐公性好金石所至徵求故有是語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

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蹔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於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歐陽脩與執政

神宗初年公以兵部尚書知青州旋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力辭不赴

某再拜啓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居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悃不能自默某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爲可委爾其如東州秖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爲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幷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況尪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歐陽脩與滕待制

滕子京名甫、時謫守巴陵、修岳陽樓范希文岳陽樓記、卽爲子京作也、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謫守湖濱。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爲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見及。伏承求邨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人。興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紀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既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澀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閎遠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媿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間。千萬自重。

歐陽脩與劉原父

某敢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厭飫。所見不以難得爲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鎭。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

此亦可見其爲睨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爲國自愛。某祗拜。

歐陽脩與劉原父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爲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逮實有望於公爲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爲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爲幸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不復啟。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爲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爲害。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愼夏愛護。

歐陽脩與劉原父

某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羣兒曹走問。迺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幷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時自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